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冊四第

明副使

力破

叛

徒



曹皇后智平逆賊







爭漢謀聚  
訟盈廷



傳頴王  
長男  
主器



神宗

誤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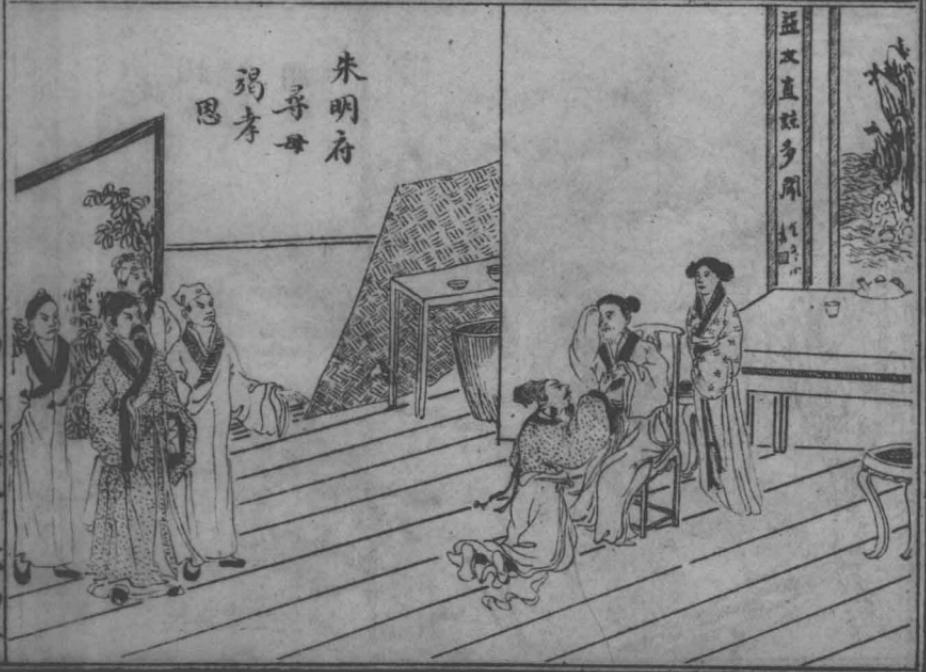
王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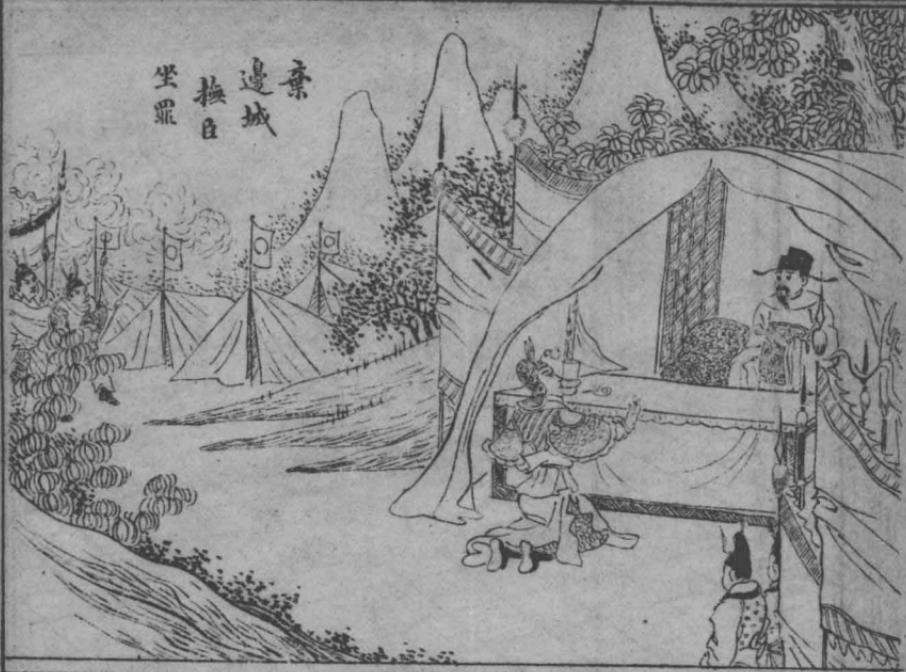
神誘  
嵬名山  
誘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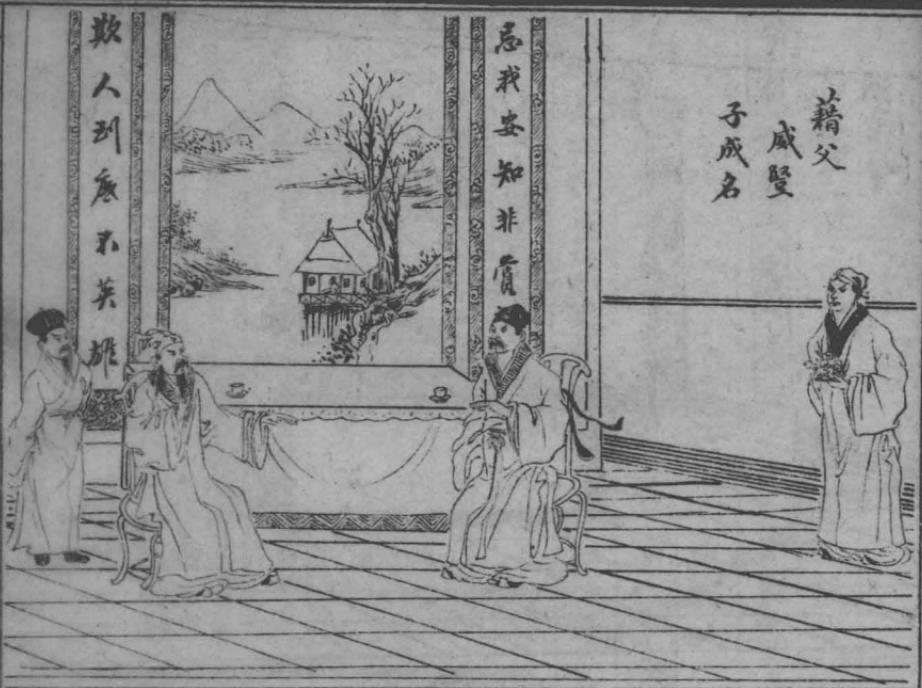
棄城  
邊城  
換臣  
坐罪



杭州  
名吏  
開游  
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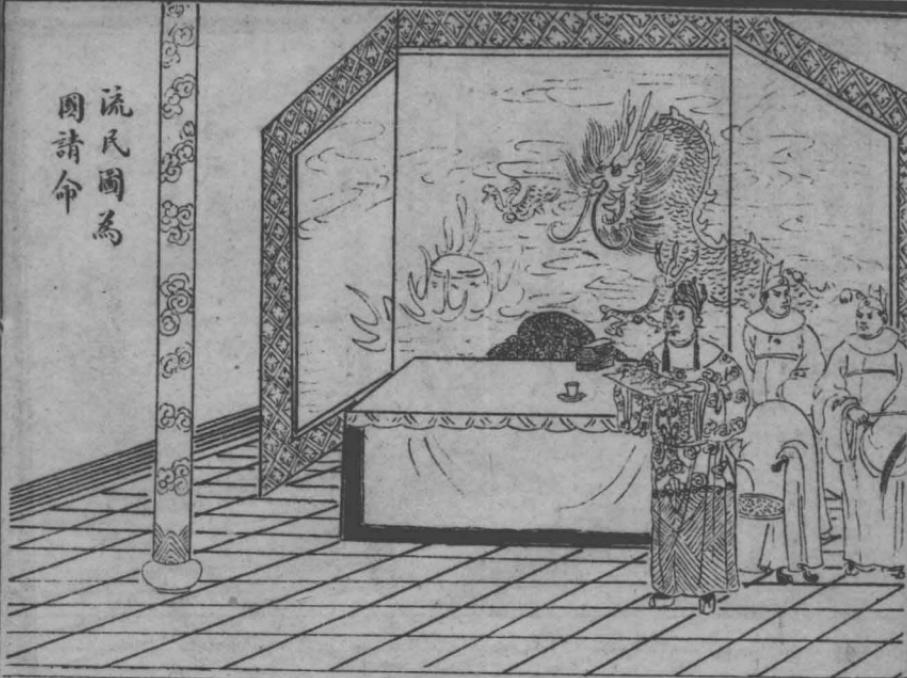
藉父  
威望  
子成名



送兵謀  
番渠受虜



流民圖為  
國請命



分水  
剝地  
界遼



續宋史通俗演義卷四

第三十一回 明副使力破叛徒

曹皇后智平逆賊

却說契丹遣使至宋。請勿與夏和。且來告伐夏。就中有個原因。乃是契丹舊屬黨項部。被元昊吞併。契丹主宗真遣使索還。元昊不答。於是契丹決議興師。宗真親率騎兵十萬。往伐元昊。一面向宋廷報告師期。仁宗正擬冊封元昊。不意遭此打擊。反弄得疑惑不定。當與廷臣議決。暫留夏國封冊。止使不遣。別命知制誥余靖。報使契丹。托詞致贍。探明情實。至余靖到了契丹。契丹主已經敗歸。原來契丹兵三路西進。直達賀蘭山。戰勝元昊。元昊退師十里。情願與契丹講和。偏契丹樞密使蕭惠。請蕩平夏國。不可許成。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每日退三十里。直退至九十里外。方纔下塞。他知道契丹兵必來追擊。先將經過的地方所有草木。一概焚去。自己堅壁以待。果然契丹兵追蹤過去。馬不得食。不堪臨陣。沒奈何與元昊議款。元昊確是狡黠。陽與周旋。潛自夜間發兵。襲蕭惠營。惠未曾預備。一時招架不及。全營潰散。乘勝攻契丹大營。契丹主倉猝走免。騎馬蕭胡覩。被元昊擒住。他却不去殺他。反好言撫慰。酒食相待。與語講和事。宜。蕭胡覩。一力擔承。願返報宗真。再敦和好。自己要命。當然願和。元昊乃縱使歸去。并遣人往議和。約宗真無可奈何。只得各還。俘虜仍舊修和。元昊的能子。余靖探悉情形。即入見宗真。述

及宋夏交好事。宗真不便異議。因遣余靖南還。靖既還都。仁宗又遣員外郎張子夷充

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賜他金帶銀韋。並銀二萬兩。絹二萬疋。茶二萬斤。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元昊總算稱臣奉朔。歲貢方物。彼此敷衍過去。惟元昊既誘佔沒藏氏。大

加寵幸。

應前回

沒藏氏水性楊花。

把那殺夫的冤仇。

撒在腦後。

一味兒獻媚縱歡。

獨野利

氏非常妒恨。好幾次與元昊爭論。欲將沒藏氏擣逐。

元昊正在眷戀那裏。

肯依可巧太

子寧寧哥。

本野利氏所生。

年大須婚聘。

定沒彥氏女為室。

新臺一詩作瑪伊克氏

結婚期屆。沒彥

氏嫁了過來。

貌美年輕。苗條可愛。

元昊性最漁色。

不知如何勾搭。

竟將沒彥氏引入寢

室也。與他顛驚倒鳳。做些不正經的勾當。

不妨移贈看官。

你想野利氏的母子如何忍

耐得住。於是兩人設法先行下手。

沒藏氏正在失寵。

野利氏乘間過去。指揮女侍。把沒藏

氏一頭黑髮盡行髡去。擣出為尼。

沒藏氏有兄訛龐。

一譯作鄂博。

將妹收養。那妹子正懷六

甲。產得一男。密報元昊。

元昊移情子婦。得新忘舊。也不顧他母子重還。但令取名寧令

哥。給發若干金帛。寄養母家。

獨寧寧哥日伺父隙。

正苦無從得手。勉強挨過了一年。

適值元昊出獵。他借隨侍為名。帶劍跟着。

觀了一個空隙。拔劍出鞘。

從元昊腦後劈去。

元昊聞有劍聲。急忙回顧。

湊巧劍鋒削來。

一時閃避不及。這鼻樑隨劍落地。

好漢之報。應標鼻樑元

昊忍痛呼救。衛兵一擁齊上。那寧寧哥恐被縛住。一溜風的跑走了。

元昊力疾還宮。越

痛越氣越氣越痛。急忙召入訛龐取寧寧哥母子入宮。改立寧寧哥為太子。並令訛龐帶兵覓寧寧哥。寧寧哥正匿黃廬。被訛龐搜着。一刀兩段。取了首級回宮覆命。元昊因鼻創甚劇。已暈厥數次。至聞訛龐返報。遺命輔立寧寧哥。竟一蹶不醒了。年四十六歲。  
是第二個朱三訛龐遂立寧寧哥為夏王。年甫及朞。別名諒祚。尊沒藏氏為太后。杞野利氏錮置宮外。  
設移氏不知。何處置。設三大將分治國政。大權均為訛龐所握。並遣使訃宋及契丹。宋廷仍遣使慰奠。并冊諒祚為夏王。這是仁宗慶歷八年的事情。是年。貝州叛卒王則。由河北宣撫使文彥博副使明鎬執送汴都審實伏誅。  
因元昊病死與詔王則同時故用倒提法。王則本涿州人。因歲飢流入貝州。自鬻為奴。牧羊餉口。後投宣毅軍為小校。出入軍營。免不得引朋呼類。徵逐往來。先是貝冀地方俗尚妖幻。王則更好作訛言。引人迷信。又嘗出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令兵民誦習。自言釋迦佛哀謝。彌勒佛持世。天下將有大亂。惟投入己黨。方保無虞。頑卒愚民。不辨真假。竟相與倡和。閑動一時。還有州吏張鑾。居然引為同調。替他主謀。約於慶歷八年元旦。毀瀘州浮橋。糾衆作亂。會同黨致書北京留守賈昌朝。請他內應。昌朝將來人擎住。拘置獄中。王則恐機謀被洩。不及待期。亟於慶歷七年冬至日。揭竿起事。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不意叛衆驟至。無處逃避。竟被拘住。叛衆又擁至庫門。擬劫財物。當向通判董元亨索鑰。元亨厲聲罵賊。致為所害。

又殺死司理王獎。節度判官李浩等。遂大肆劫掠。擾亂全城。無非為了阿堵物。兵馬都監田斌。

率步卒巷戰。因衆寡不敵。逸出城外。城門遂閉。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走。退保南關。撫營兵誅匪黨。南關得不陷。北京指揮使馬遂聞。王則叛亂。忙報知賈昌朝。請兵討賊。昌

朝尚視為易與。徒令馬遂持諭往貝州招降。馬遂至貝州。指陳禍福。王則不答。惹得馬

遂動惱。攘臂起座。力扼則喉。怎奈一夫拚命。究竟敵不住萬人。并且赤手空拳。如何擊

刺。眼見得捐軀報國了。這是賈昌朝借刀殺人。王則據住貝州。僭稱東平王。居然建立國號。叫作

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均用佛號。什麼鬪勝佛。什麼無量壽佛。城西面有樓。他竟改

稱為州。各署州名。用徒衆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他不過這些範圍。城內人民多半縋城逃命。

他却立出伍伍為保的禁令。一人縋城。四人悉斬。看官試想。這種無知無識的草頭王。

能成得大事麼。宋廷聞警。即命開封知府明鑄為安撫使。率兵往討。鑄直抵城下。州民

汪文慶等。自城上射下帛書。願為內應。夜半垂綽導引官軍。官軍數百人登城為賊所

覺。麾衆拒戰。官軍不利。仍與文慶等縋城出來。貝州城高且固。鑄築土成闉。踞高攻城。

被城賊縱火擊射。焚去營帳。不能立足。乃改從下面着想。從南城穿掘地道。佯從北面

攻城。牽制賊軍。適宣撫使文彥博到來。傳旨令鑄為副使。鑄拜受詔命。遂迎文入帳。寒

暄已畢。談及軍務。彥博道。副使前日奏議。多半中阻。可曾知道否。鑄答道。想是這位夏

樞密呢。原來慶歷三年以後，呂夷簡老病辭政，既而病逝。八大王、元儼亦薨。仁宗改相晏殊。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蔡襄、歐陽修等文章劾竦，說他在陝誤事，挾詐逞姦，斷不足勝大任。仁宗乃徙竦知亳州，改任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為樞密副使，未幾晏殊罷相，代以杜衍。另用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昌朝陰柔險詐，奸傾善類，密結御史中丞王拱辰，排擠杜衍。及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執中亦互聯聲氣，乃日誨賢為朋黨。屢被進讒，仁宗漸為所惑。竟將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陸續外調，且擢執中同平章事。與昌朝同一職位。嗣昌朝與參政吳育互起齟齬。仁宗將他兩人盡行罷職。又一心一意的召用夏竦，竟命他同平章事。復經諫官御史一再劾奏，乃改授樞密使。令文彥博參政。仁宗必欲重用夏竦，令人不解。夏竦忌鑄立功，遇鑄上奏，多方阻撓。文彥博代為不平，所以出使河北。即與鑄談及此事，鑄亦料到此着，便覺應對相符。補入此段文字非但說明夏竦詐即慶歷中之用人得失，亦就此補敘詳明。文彥博又語鑄道：「副使可謂料事如神。但此後可不必過慮。我已奏聞皇上，得有專閫權了。請副使放膽去做。」鑄答道：「這却很好。但破城擒渠，便在這旬日內了。」彥博問及軍謀，鑄詳述穿道情形，彥博大喜。越宿，地道已通，遂選募壯士潛由地道入城裏應外合。王則縱火牛拒敵，官軍用槍擊牛鼻，牛負痛返奔，賊衆大潰。王則開東門遁去。總管王信忙率軍追則，竟將他活捉了來。餘衆走保村舍，盡被官

說明夏竦詐即慶歷中之用人得失，亦就此補敘詳明。

補入此段文字非但說明夏竦詐即慶歷中之用人得失，亦就此補敘詳明。

軍焚死。捷報上達京師。夏竦還說他獲盜非真。乃詔令檻送至京。彥博即親押王則到  
了闕下。由兩府審訊非虛。方磔死市中。總計王則據城共得六十六日。張得一以降賊  
伏法。有旨賞功進爵。授彥博同平章事。明鑄為端明殿學士。改貝州為恩州。賈昌朝亦  
受封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上言。賊發昌朝部下。昌朝又未嘗出討。應該坐罪。不宜濫  
賞。奏入不省。惟後來彥博推薦明鑄。謂可大用。乃擢鑄參知政事。貝州叛案就此了清。  
仁宗自然欣慰。適是年為閏正月。兩度元宵。仁宗再欲張燈祝慶。曹皇后以徒耗貲財。  
有損無益。極力勸止。過了三日。仁宗正夜宿中宮。忽聞外面有呼噪聲。蹴踏聲。既而響  
觸簷溜音。隨屋瓦。曹后從夢中驚醒。忙披衣起床。仁宗亦起。即欲出外觀望。當被曹后  
擁住。且諫阻道。宮寢中有此怪聲。必是內侍謀變。現在黑夜倉皇。陛下切勿輕出。只有  
傳旨出去。亟召都知王守忠引兵入衛。方保萬全。是時值宿官侍俱已起來。當由仁宗  
命召守忠。速即入衛。俄聞怪聲愈近。雜以悲號呼殺呼救。嘈嘈切切。曹后變色道。守忠  
未來。賊已闖入。不可不預先防備。復命宦侍齊集。勒成隊伍。環守宮門。一太監奏語道。  
莫非宮中乳媼。毆打小女子。所以有此哭聲。曹后不待說畢。便豎起柳眉。大聲呵叱道。  
賊在殿外殺人。你還敢妄言。一面令宦侍速去掣水。待水已掣入。復手執繡剪。把官  
侍鬢旁各剪一缺。并面囑道。你等各奮力守門。靜待外援。明日當視髮徵賞。宦侍聞言。